

商都钟鼓

不要乱“找人”

彭天增

今年国庆长假后的头一天，我的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的孩子与别人撞车了，车辆损坏得非常严重，庆幸人无大碍，让我赶快帮忙“找找人”。不管出点啥事总是先找人，这似乎已成了现在有些人的一种心理或者说是习惯。

他让我找人无非是想我在交警部门，能尽快找个熟人，一到现场就能偏向他，等到接下来处理时也不会吃亏，因是亲戚而且他还是我的长辈，我不好马上回绝他，只好打了好几个电话。确定出现场的民警后，我简短地向他说明了情况，叫他到现场后装假安慰他一句就行了。其他按原则该咋办就咋办，不一会儿我的那亲戚打电说：“出现场的那位警察可客气，说和你关系不错。”电话里听得出他心里觉得有底了。

交通事故有现场，地面上有交通标志、标线，肇事车处在啥位置，一清二楚，事发前是谁的责任引发的事故，双方司机心里都明白，这不是隔着布袋买猫，民警不可能偏向，更不会到现场还未查明情况，就给有关系的一方打包票许诺，即使有也是假的至少是应付的。

第二天到交警队处理之前，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车辆估损估了好几万，保险公司会不会顺利赔付呢，别叫交警万一说个啥卡在那，要不要事先“打点”一下，我马上说，没有一点必要，保险公司赔付是有标准和依据的，既然事故责任已经划分，你按程序走就可以了。这位亲戚仍不放心，他又说，即使事前不“表示”，谁处理这事的你一定得给他捎个话，事后一定要感谢。我应付他说可以，你放心，话一定捎到。

我在交警部门工作我知道，尤其是事故处理，如果一起事故处理引起复议或是投诉，主办民警马上就会受到追究和处分。但我讲给我那个亲戚他不信，我若是说多了他是长辈肯定会怪我，他非得要花点钱才感到放心。所以我过了一会就打电话给那位亲戚，告诉他已经说过了，那个民警答应帮忙，让他放心。

又过了几天，事故处理完毕，赔付也全部到位，我的那位亲戚非常满意，他急不可耐地拿着两千块钱钱对我说，你看咋给人家表示吧，我说没一点必要，但他硬要给我，这我才不得不告诉他事情的全部经过。他还有点将信将疑，最后我直率地告诉他，哪个人处理你这起事故的我都不知道，你叫我向谁表示呢？所以奉劝一些人，别有了一点事就先“找人”，找不好瞎费劲、白花脸。

掌故

“巡抚”“巡按”

王道清

在古典戏曲里，“巡抚”和“巡按”乱用的现象屡见不鲜，这是缺乏常识之故。严格地说，在汉、魏、唐、宋以前各朝各代的戏曲中是不应当出现上述官职之名的。

据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，巡抚之名起于明代。他说：“洪武二十四年辛未，太祖令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，巡抚之名，始见于此。”

此后，明朝逐渐派一些尚书、侍郎、都御史、寺卿、少卿等官员去巡抚各地的边境腹地，办完事情就回到朝廷复命。这样的官员，当时或者叫作“巡抚”，或者叫作“镇守”。此外，明代还派监察御史巡抚各省，考核吏治，称为“巡按”。“巡抚”和“巡按”略有不同，但它们都是明代才设置的官职。

所以说，巡抚、巡按等中央所派视察地方的这些要员，在明代的戏曲乃至其他文艺形式中，绝对不应出现，以免误导听众或读者。

随笔

春城寻美

陈勤廉

功勋奖……
凡是到过昆明的人，没有不光顾滇池的。

15年前，媒体多次报道：风光秀丽的滇池污染严重，令人痛心。记得园林专家陈从周应邀参加滇池一家高级宾馆的落成典礼，主人再三恳请他题词留念，他看到滇池污染，又填地建宾馆，踌躇良久，提笔写了“回头是岸”四个大字。后来陈从周说，滇池再这样填下去，再这样污染下去，必将是“苦海无边”。随后，社会各界民众的呼吁，加上越来越多“社会名流”的指责，滇池的主人也理解了陈从周题字的深意。于是，加大治理滇池的速度，工业企业全部迁走……

今天的滇池有没有变化呢？我登上滇池大堤，只见成千上万的红嘴鸥在滇池上空翩翩起舞、戏水觅食。有几位老人把自制的鸟食一部分摆放在大堤的转弯堰上，另一部分向鸟群慢慢撒去，有的鸟儿勇敢地飞上大堤啄食，夹在游人之中与人同乐。老人们说，早几年看不到红嘴鸥，这几年水质好了，来自西伯利亚的远方客人又回来过冬了。我伏下身去，细看池水仍有混浊不清之感，据一位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说：“再过两个月，牛栏山水将引入滇池，把原来的死水冲洗一净，到那时，500里滇池的水就清澈见底，再没有污染了。”

我到昆明还要寻找另一种美，这是一个入，他是我参加工作领我入行的第一人。那是1948年秋，淮海战役即将结束，我

被《开封日报》、新华社开封分社（后改为河南日报、新华社河南分社）录取。报到时，一位30多岁穿黄军装，戴高度近视镜的人接行李，领我走进大门，安排了住处，又拿出一本晋冀鲁豫“新华书店”出版的《新闻工作文选》送给我，说：“你先看看这本书，工作后再说。”他走后，我问通讯员小鹿：“他是谁？”他说：“采访部主任王甸同志。”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独居一室害怕，晚上不敢出来小便，从今天起，让小鹿给你做伴好了！”后来我又听说，他把自己喝的牛奶让给一位身体不好的年轻人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又经常听到他与小鹿争吵，不知为什么？后来才知道：小鹿负责他的生活起居，抱怨他不遵守作息时间，经常熬夜工作；王甸却批评小鹿不努力学习文化，给他布置的作业老是完不成。善意的争吵，真诚的关怀，这一切都使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般家庭的温暖。

1950年新华社各地分社缩编，许多老同志南下支援新解放区，王甸夫妇奉调云南，从此天各一方，一别63年，今天我来到昆明，想见到领我入行的第一人。多方打听，众口一词：清官、好人，他从新华社调任省委领导，仍然礼贤下士，平易近人。他已离休30多年了，不知近况。最后听到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消息，他已离开人世……

人生短暂，每当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那种真诚互爱的往事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我将永远铭记那美好的日子！



乔六书法

新书架

《养孩子，我们可以不吵吗？》

田李

你的家里，有没有如下状况？
妈妈有操不完的心，爸爸却觉得一切正常；妈妈积极给孩子找幼儿园，爸爸却觉得哪个都一样；孩子成绩倒退，妈妈着急上火，爸爸没啥反应；于是，家庭大战一触即发……

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，为什么却总在争执？拥有多年咨询经验的吴恩琪博士在《养孩子，我们可以不吵吗？》一书中提出，那是因为爸爸和妈妈“不同的自我满足”造成的。每当孩子出现被欺负、成绩突然退步、交了坏朋友等等教育问题时，由“没意见爸爸”和“想太多妈妈”挑起的世界上最无解的教养战争，就会爆发在你家！爸爸不停争吵的家庭，孩子的教育会不会好！

为了帮助深受困扰的父母，吴恩琪博士为大家奉上《养孩子，我们可以不吵吗？》针对57个爸爸妈妈之间常见的教养冲突，提出实用的解决技巧，步步厘清家长心中不安而造成的误解。帮助家长发觉自己深埋心中的不安、焦虑和脆弱，并告之化解的正确方法。

文史杂谈

汉字横写

老王

早期，汉字是刻在竹筒上的，后来改用毛笔。为了书写和阅读方便，中国汉字一直采用的是自上而下、由右向左的竖写方式，一直延续了几千年。

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、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钱玄同最早提出了汉字竖写改横写的建议。

在1917年第3卷第3期的《新青年》上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公开信，第一次提出了汉字“竖改横”的见解。钱玄同说：“人目系左右相并，而非上下相重。试立室中，横视左右，甚为省力，若纵视上下，一仰一俯，颇为费力。以此例彼，知看横行较易于竖行。且右手写字，必自左至右，均无论论汉字、西文，一笔一势，罕有自右至左者，然而汉字右行，其法实拙。若从西方写法，自左到右横写而出，则无一不便。”

后来，钱玄同又在《新青年》上连续发表4篇公开信，积极倡导“竖改横”的主张。陈独秀、陈望道等学者也表示赞同。从那以后，横写汉字便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

渔女之歌(国画) 张绘

江南三章

王继兴

沁园春·诸暨访西施故里

寻访西施，千里驱车，古越都城。看萝萝丛岭，花木葱茏；红粉池上，殿阁重重。浣纱溪流，清澈若鉴，涟漪恍惚映倩影。觅旧踪，觉溪畔小径，足音声声。凭栏把酒临风，情如潮澎湃胸中涌。夫民贫困，弱不敌强；摧枯拉朽，赖有雄风。越王勾践，偏是天骄，早该拥有百万兵。又何必，让第一佳丽，捐身筑城！

沁园春·富春江纪游

泼彩青山，淡染曲溪，细描烟村。沿富春江行，处处山洼；簇簇农舍，丛丛竹林。木舟横岸，塘鸭戏水，鸡鸣犬吠声声闻。似桃源，恰怡情画境，恍隔红尘。泛舟细道追寻，严子陵钓台今犹存。唯昔年羊裘，迹难寻觅；台畔古树，蔚然垂荫。历代碑碣，诗词争颂，云水襟怀照古今。细吟咏，似风拂灵犀，濯垢爽心。

沁园春·访江西安义古村落

赣江泽被，鄱湖惠孕，安义古村。看香樟蔽庭，竹林凝烟；石板幽巷，雕花重门。祠堂府第，书斋绣阁，辘辘辘辘院深深。后花园，有野卉吐艳，桂香袭人。寻寻觅觅觅品，越千年处处存古韵。叹溪流潺潺，墙体斑斑；岁月匆匆，落叶纷纷。梯栏残破，窗棂积尘，楼窗虽在无人。已已哉，夫谁非过客，勿论古今。

知味

洞洞肉

云翦愁

冬天的农家小院，树木被北风脱光了叶子。阳光像水一样毫无遮挡地泼洒在冻白的地面上。父亲坐在院中间的小藤椅上，卷着棉衣袖口，用烧红的火钳烫自家新杀的一只猪头。旁边火炉上烧着大铁壶热水，地上一只搪瓷盆里的开水呼呼冒着白色的蒸汽。我蹭在一旁，一会剥一会烤熟的红苕吃，一会搓着小手烤火，一会帮父亲拔猪毛。食物和无休止的废话，使我的嘴巴格外快活忙碌。一群灰褐色的麻雀在金黄色的玉米架上忽起忽落。父亲把猪头收拾得白光滑溜像新出浴才剃过脸一样。

猪耳朵、猪舌头，被割下来，留下单独成菜。其余的肉，置于大铁锅里煮。熟了之后，再次分割，剥离，彻底洗净骨头。将剥出来的肉一起剁碎，加进一个包了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花椒的调料包，加适量水，再小火炖两三个小时。

后期炖煮工作一般由母亲完成。大中午忙到晚上，将煮好的肉汁舀到碗、盆里。北方的冬天，天然的大冰库。这些盛着肉汁的器皿只需密封好，不被鼠类偷吃。到了第二天，打开看，一碗碗漂亮的冻冻肉成形了。倒在案上，就是一只只肉质的碗，随

切随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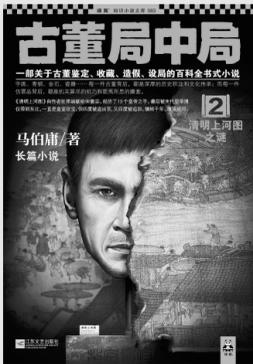
冻冻肉颜色半透明，深褐色。瘦肉料足而精细，胶质弹性柔软，入口即化。切成长条形块，菠菜籽油，拌红辣椒面、葱花、白蒜泥、陈醋、酱油。上桌后，总是最快被吃空的一碟。特别适合下酒的冷菜。好在一个猪头能冻几十斤。家里的冻冻肉可以天天吃，吃到一个多星期。

冻冻肉用来夹馒头亦极好。一定要热馒头，冻肉融化，肉汁渗透。冷暖相遇，入嘴的温度与滋味恰好。

其实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脑子里的冻冻肉，是洞洞肉。那才是孩子思维和想象中最合理的名字。神秘、形象、有趣、洞穴的洞。

洞洞肉的作者，当然是父亲。是冬日暖阳下，坐在院子里给人家制作美食的年轻男子。他的膝旁，围着馋嘴的小女儿，像个麻雀快乐地叽喳不休。她后来，成了这幕回忆最忠实的观众。

连载



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到时候老胡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，一定会被迫暴露在阳光下。我按捺住心头狂喜，万里长征，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。

我重新睁开眼睛，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，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，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，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。

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，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，把图书馆叫进来。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，我说看完了。图书馆拿起信封，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，冲我一伸手。我把两千块钱递给他，无心跟这个财迷多纠缠，既然交情清楚，就立刻推门出去。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声子，说下次你再来看，我给你打个八折。

我冷笑一声，没言语。等到这事掀出来，自然会有人来我这里找原始照片，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。

我匆匆回四合院，把门窗关好，拿出纸笔开始埋头写材料，单纯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伪提出技术性质疑，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证据，结尾特意附了我的名字。我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点小名，如今亮出许家招牌，可以增加公信力。我写完“愿”字的最后一笔，

把钢笔搁下，整个人处于一种兴奋状态。“爷爷，爹，希望我这一刀，能把咱们许家这团宿命斩断。”

21.被下套了！

我枕着海绵枕头，看着天花板，四肢疲惫不堪，精神却无比亢奋。辗转反侧了大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就是睡不着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病情更严重了，几乎起不来床。我勉强病体给《首都晚报》的骆统打了个电话，说明自己情况。骆统倒是挺客气，安慰了几句，说派人上门来取。

没过一会儿，钟爱华也打了个电话过来。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，他已经跟警方都协调好了。我这才放下心来。在给骆统的材料里，我稍微提及了素姐的名字，说她是提出质疑的关键人物，但没写明她的下落，留一个扣儿。等到郑州那边的专题一上报，恰好和这个质疑前后联系。

又是一夜不眠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窗外明亮的阳光，心想正日子才算到了。我挣扎着想起来去买张报纸，可浑身软

绵绵的动弹不了，头晕得更厉害了。这时外头一个人敲了敲门，我不用手去看，光听那长短划一的敲门声就知道谁来了。我晃悠悠下了床，把门打开，一推门，门口果然站着方震。

“许愿。”方震的声音难得透出一丝急切。我应了一句：“啥事？”他见我面色不对，眉头一皱。先用手揉了揉太阳穴，然后抬起我胳膊架到他脖子上，朝外走去。我问他去哪儿，方震像看一个白痴似的望着我：“医院。你把我放开。”可我只是这么轻轻一挣，眼前一下子闪过无数金黄色小点，脑袋一晃，朝地板上栽了过去……

等到我再度睁开眼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吊瓶架子，在床不远处的一把简易塑料椅子，方震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抚住膝盖，身体挺得笔直。他看到我醒了，起身进来叫唤。一个小护士抱着病历板进来，查看了一下我的情况，写了个病历，转身出去了。

“我这是在哪？”我问。“301。”方震回答。

我把钱交给他，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，下巴一摆道：“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，我不打扰你，爱看多久看多久。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，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。”说完推门出去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。

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，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，颇有一种“鸟衣巷内老雕巢”的感觉。我扭亮台灯，用剪刀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，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。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，少数几张七英寸的，相纸很厚，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。

20.质疑《清明上河图》

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，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定是在1951年，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，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。

我很快挑出一张照片，这张拍的这段画面，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，看样子像是个赌坊，四个赌徒围着一张桌子在扔骰子。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，拿出放大镜，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，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，五官涂污，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。

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，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印刷品。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《中国历代名画集》中的一页，铜版纸印制。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，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、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，都是用的这版。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，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封口，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。当然，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。

在这个版本里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，立刻顿住了。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，口型撮成圆形。

我的一瞬间口干舌燥。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《清明上河图》贋品的破绽，是靠赌徒的口型。真本口型为撮圆，贋本口型为开口。

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；而在通行版本里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，变成了撮圆口型。技术上，这不难见，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，

行修补。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关键部位，是不是有点过巧？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。

修补之前，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？撮圆还是开口？我觉得喉咙有些干，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，继续寻找照片，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页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，他亲自题了画名，还铃了双龙小印。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，早就看不到了。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，一个个数下来，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，再到陆完、严嵩，一直到傅仪盖的三印，历历在目，清清楚楚，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。

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，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。而这个人的，本该是不可或缺的。

就是这幅画的作者，张择端。素姐说的没错，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，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假的。但这些质疑，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，引起全国媒体关注。只要让《清明上河